

2021年非洲英语文学综述:

世界文学空间下的写作

□余静远

2021年是非洲文学之年。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布克奖、法国龚古尔奖、葡萄牙语卡蒙斯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全都颁给了非洲或非裔作家,非洲文学现象已然蔚为壮观。

在非洲文学这一大类别下,可分出欧洲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和非洲本土语言的非洲文学,欧洲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以英语、法语、葡语为主。目前能够进入全球市场且能在国际上获奖的非洲文学作品几乎全是用欧洲语言书写的,其中,以非洲英语文学的数量和影响为最。非洲英语文学在非洲主要集中在西非、南部非洲和东非这三片区域。因为历史和殖民的原因,在西非用英语写作是主流,而在南部非洲和东非,英语写作与其他诸多本地语言的写作呈现竞争和并进的局。

从上世纪50年代奈努阿·阿契贝发表《瓦解》开始,非洲英语文学开始了其本土化和全球化之路,中间经历了六七十年代殖民后的独立期和八九十年代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动荡期,新世纪前后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近几年来非洲的本土和流散英语文学更是在全球开花,非洲英语文学的写作已被纳入世界文学的空间中来。到2021年,两位非洲英语文学作家——坦桑尼亚裔英国移民作家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和南非作家达蒙·加尔古特相继摘得诺贝尔文学奖和英国布克奖,非洲英语文学产生空前的国际影响,在学界也引发了新的一波研究热潮。

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尤其是对非洲社会而言。近几年来,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依然严重,殖民主义的后遗症迟迟未散,文学充当斗争和启蒙的工具的角色没有改变,民族历史、家族叙事和殖民经历依然是大部分作家会选择的题材;另一方面,非洲海外流散的年轻作家在国际上频频获奖,非洲英语文学的主题和风格都变得愈加丰富多元,他们的书写体现和融入了跨种族、跨地域、跨文化、跨语言的世界文学的新潮流。

2021年的非洲英语文学书写延续了非洲文学自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的历史和民族、家族叙事的传统,其中不乏第一代重量级非洲作家如沃勒·索因卡(Wole Soyinka, 1934—),更多的则是第二、三代的新生代力量中非洲本土和海外流散作家的佼佼者,如“60后”作家达蒙·加尔古特(Damon Galgut, 1963—);“70后”作家穆科马·瓦·恩古吉(Mukoma Wa Ngugi, 1971—);奇玛曼达·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1977—);“80后”作家纳迪法·穆罕默德(Nadifa Mohamed, 1981—);伊姆博洛·姆布埃(Imbolo Mbue, 1983—);“90后”作家哈弗萨·扎严(Hafsa Zayyan, 1990—);钦布杜·奥努佐(Chibundu Onuzo, 1991—)等等,他们关注国家政治和社会现实问题,探究家族和民族的历史,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后殖民时代(流散者)的身份和归属问题;另外,非洲作家群的世界主义化也让非洲英语文学大树长出了新枝,融入到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中,也涌现出了大批非常“世界化”而不那么“非洲化”的作品,比如,融合了非洲神话和传说的科幻、奇幻小说异彩纷呈,以音乐和艺术为主题的艺术小说崭露头角,非虚构文类作品佳作迭出。

国家、民族和历史叙事小说

诺贝尔文学奖的首位非洲作家得主沃勒·索因卡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的第一部小说《来自地球上最幸福的人之国的编年史》(Chronicles from the Land of the Happiest People on Earth, 2021)被《纽约时报》《时代》《卫报》评为年度最佳图书之一。故事发生在一个想象中的尼日利亚,一个狡猾的企业家正在出售从医院偷来的身体器官,用于仪式活动。门卡医生与他的好朋友、明星工程师和约鲁巴皇族杜约尔·皮坦·佩恩分享了这个消息。杜约尔即将前往联合国任职,但现在看来,有人不想让他前往。这是一部饱含讽刺和不敬的小说,索因卡借此小说控诉了政治、社会和宗教的腐败,探讨了权力和贪婪如何腐蚀国家的灵魂。本·奥克利称赞该书“是索因卡最伟大的小说,是他对国家统治阶级的疯狂行为的报复,是21世纪非洲国家最令人震惊的编年史之一。它应该被广泛阅读”。

与索因卡关心国家和社会重要议题的姿态相似,南非作家达蒙·加尔古特的小说《诺言》(The Promise, 2021)通过一个家族的故事,揭示了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的问题。达蒙·加尔古特出生于南非的比勒陀利亚,他的前两部小说《好医生》(The Good Doctor, 2003)和《在一个陌生的房间》(In a Strange Room, 2010年)都入围了布克奖,《诺言》这部小说最终获得了布克奖。《诺

言》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族长去世后,斯沃特家族被一个未实现的承诺所困扰。三个兄弟姐妹的生活各有不同;安东是个金童,他对自己生命中未实现的潜力感到痛苦;阿斯特丽德,她的美貌就是她的力量;最小的阿莫尔,他的生活被一种模糊的内疚感所左右。通过30年来的四次葬礼,这个日渐凋零的家庭重新聚在一起,通过这一个家庭的映像,小说反映了南非这个国家的痼疾、复兴,以及最终的希望。

新生代非洲本土作家伊姆博洛·姆布埃同样关注国家和种族的命运。伊姆博洛·姆布埃是喀麦隆林贝人,《纽约时报》畅销书《看住梦想家》的作者,该书获得了国际笔会/福克纳文学奖(PEN/Faulkner Award),被翻译成11种语言,且有歌剧、舞台剧和迷你剧改编。他的小说《我们曾经多么美丽》(How Beautiful We Were, 2021)是2021《纽约时报》和《人物》年度最佳图书之一。小说以虚构的非洲村庄科萨瓦为背景,从女石油公司的角度讲述了一场非洲小村庄对美国石油公司的革命。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对当地村庄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管道泄漏使农田变得贫瘠,儿童因饮用有毒水而死亡。这个国家被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的独裁者领导。在几乎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村庄的人们决定进行反击。他们的斗争持续了数十年,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小说抨击了殖民主义的幽灵和资本主义不顾一切追求利润的丑陋行径,与之相对照的则是村民坚守祖传土地的决心和一个年轻女子愿意为其人民的自由而牺牲一切的担当和勇敢。

新生代年轻移民作家纳迪法·穆罕默德则将观察焦点转移到了英国卡迪夫。纳迪法·穆罕默德出生于索马里兰的哈尔格萨,4岁时移居英国。他的第一部小说《黑曼巴男孩》(Black Mambo Boy, 2009)赢得了贝蒂·特拉斯克奖,并入围了《卫报》第一本书奖、约翰·卢埃林·里斯奖、迪伦·托马斯奖和笔会开放图书奖;第二部小说《失去灵魂的果园》(The Orchard of Lost Souls, 2013)获得萨默塞特·毛姆奖和阿贝尔特·伯纳德奖。纳迪法·穆罕默德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的会员,入选2013年格兰塔最优秀的年轻英语小说家。小说《财富之人》(The Fortune Men, 2021)入围2021年布克奖名单和2021年科斯塔小说奖名单,该小说描绘了上世纪50年代英国卡迪夫多种族和文化间的冲突和生活。小说以马哈茂德·马坦的困境为中心。马哈茂德·马坦是卡迪夫老虎湾的常客,那里有索马里和西印度水手、马耳他商人和犹太家庭,非常热闹。他是个父亲,是个骗子,有时也是个小偷。他有很多身份,但他不是一个杀人犯。因此,当一个店主被残忍地杀害,所有的怀疑都集中到他身上时,马哈茂德并不太担心。他对自己的清白很有信心,他认为在这个国家,正义能够得到伸张。然而,当自由的前景越来越渺茫时,马哈茂德才意识到他正处在一场可怕的斗争之中,对手是阴谋、偏见和国家的非人性。在绞刑架的阴影下,他开始意识到,真相可能不足以拯救他。纳迪法·穆罕默德是一位深谙人性和极具智慧的作家,他深刻地理解历史的趋势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塑造和决定人的命运的,并创作出了这样一部引人深思的小说。2021年布克奖主席玛雅·贾萨诺夫认为,《财富之人》展示了历史小说可以达到的最佳境界。

身份和归属叙事小说

非亚混血作家哈弗萨·扎严的小说处女作《我们都是乌干达的鸟》(We are All Birds of Uganda, 2021)和尼日利亚作家钦布杜·奥努佐的小说《桑科发》(Sankofa, 2021)都体现了新一代非洲流散作家在多重文化中对自己身份和归属的追寻。钦布杜·奥努佐是新生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她的第一部小说《蜘蛛王的女儿》(The Spider King's Daughter, 2012)获得了贝蒂·特拉斯克奖(Betty Trask Award),入围迪伦·托马斯奖(Dylan Thomas Prize)、英联邦图书奖(The Commonwealth Book Prize)短名单;入围德斯蒙德·埃利奥特奖(Desmond Elliott Prize)和电信运营商非洲文学奖(Etisalat Prize for Literature)长名单;第二部小说《欢迎来到拉各斯》(Welcome to Lagos: A Novel, 2018)入围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安可奖(RSL Encore Award)。2018年,奥努佐当选为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的研究员。她的自传剧《1991》融合了叙事、音乐、歌曲和舞蹈,于2018年在南岸中心的伦敦艺术节上首演。《我们都是乌干达的鸟》获“2021年设计师最佳小说奖”(Stylist's Best Fiction 2021)。这部小说探讨了种族紧张关系以及个体身份和归属的含义,小说采用了极具可读性和吸引力的双重

叙事:其一是1960年代的乌干达,哈桑在妻子突然去世后,努力维持着家族企业。当他开始把自己破碎的生活一块一块地重新拼凑起来时,一个新的政权夺取了权力,一种逐渐壮大起来的偏见威胁着他所建立的一切。其二是现今的伦敦,年轻的高级律师萨米尔在梦想的生活里感觉空虚。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把他叫回家,萨米尔开始了解开其家族遗产的旅程,并在这一旅程中寻找自己的缺失。《桑科发》是奥努佐的第三部小说,主题同样是身份和归属的追寻。一个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的女人去寻找她从来不知道的父亲,结果发现事情远比她预想的要复杂。安娜从小与白人母亲一起在伦敦长大,对她的非洲父亲知之甚少。母亲去世,夫妻疏离,女儿长大,人到中年的她发现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她找到了母亲的遗物——一本父亲在学生时代的日记。她发现他的父亲最后成为了西非巴马纳的总统,而且还活着。她决定去巴马纳找他,于是开始了一段有趣的、痛苦的、迷人的旅程。

同样主题的作品还有萨菲亚·艾尔齐洛的小说《家园不是国家》(Home is not A Country, 2021)。萨菲亚·艾尔齐洛是来自华盛顿特区的苏丹人,著有诗集《一月的孩子》,该诗集获得了2016年席乐曼非洲诗人第一本书奖(Sillerman First Book Prize for African Poets)和2018年阿拉伯美国图书奖(Arab American Book Award)。此外,她还获得过手推车奖(Pushcart Prize)提名,2015年布鲁内尔国际非洲诗歌奖(Brunel International African Poetry Prize),并被列入福布斯非洲2018年“30岁以下”名单。小说《家园不是国家》入围国家图书奖候选名单。小说刻画了一个夹在各种文化之间的女孩,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旅程中,与她可能成为的女孩相遇了。小说充满了抒情之美,充满了关于归属和家园的温柔想象。

科幻、奇幻小说

T.L.哈祖(T.L.Huchu, 1983—)的小说《亡灵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Dead, 2021)融合了非洲的神话和苏格兰城堡的魔法元素,设置了一个想象中的亡者的世界。T.L.哈祖是非洲科幻诺莫奖(Nommo Prize)得主,并曾入围凯恩奖和法国想象力大奖。《亡灵图书馆》的故事如下:14岁的高中辍学生罗帕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生活,她试图用她的鬼魂谈话者的执照和业务来养活奶奶和妹妹。然而,她在生者和死者之间传递信息所得到的钱只够支付他们拖车的租金。虽然罗帕看起来强硬,但当她是一个鬼魂客户请求她,帮助调查其失踪的孩子时,罗帕的良心让她无法忽视这位母亲的请求,尽管对方无法支付费用。罗帕的调查从一个非常独特的魔法图书馆开始,在那里她发现了自己体内隐藏的天赋,并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另一部科幻小说,纳米娜·夫娜(Namina Forna, 1987—)的《金色的我们》(The Gilded Ones, 2021),目标读者可能是迷恋漫威漫画《黑豹》的年轻人。该小说为《纽约时报》畅销书,被《青少年时尚》评为年度最佳图书之一。小说讲述了一群能力超群的女武士拯救生命的故事:十六岁的德卡生活在恐惧和期待中,因为血腥的仪式将决定她是否能成为村庄的一员。德卡祈祷的血是红色的,这样她就能留在村庄,但结果并不如意,她的血是金色的。这时,一个神秘的女人来找她,告诉她一个选择:留在村子里,顺从她的命运,或者离开村子,在一支和她一样的女孩的军队中为皇帝战斗。这群女孩被称为阿拉奇,这个词意味着拥有罕见天赋近乎不朽的人,她们是唯一能阻止帝国的最大威胁的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获奖的奇幻小说,卡迪加·阿卜杜拉·巴贾贝尔(Khadija Abdalla Bajer)的《铁锈屋》(The House of Rust, 2021)。卡迪加·阿卜杜拉·巴贾贝尔是一位哈德拉米裔的蒙巴萨作家,也是2018年首届灰狼出版社非洲小说奖的得主。这是一部迷人的小说:在东非的斯瓦希里海边,主人公的渔民父亲出海没有回来。在错综复杂的永恒世界中,在鬼魂和变幻莫测的生命形式中,主人公艾莎乘坐一艘神奇的骷髅船,在一只会说话的猫的陪伴下,去拯救她失踪的心爱的渔民父亲。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发现神秘事物比真实事物更具体的主人公,探讨了权力、信仰、责任以及爱与善良的互惠性等主题。

艺术小说

这一年度优秀的艺术小说有穆科马·瓦·恩古吉的小说《用歌声埋葬我们的死者》(Unbury Our Dead with Song, 2021)和英国加纳裔作家卡莱

布·阿祖马·尼尔森(Caleb Azumah Nelson, 1994—)的小说《开放的水面》(Open Water, 2021)。

穆科马·瓦·恩古吉是非洲肯尼亚作家、诺奖热门候选人恩古吉·瓦·提恩戈的儿子,拥有奥尔布赖特学院的英语和政治学学士学位、波士顿大学的创意写作硕士学位以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英语博士学位,现为康奈尔大学英语系副教授,是一位学者型作家。小说讲述了一个故事:在内罗毕的中心地带,四位音乐家——天后、塔利班人、下士和酒保米里娅姆——聚集在一起,进行一生一次的比赛,看谁能演奏最好的蒂齐塔(音乐)。观众席上的小报记者约翰·坦迪·曼弗雷迪被他们演奏的埃塞俄比亚蓝调迷住了。为了理解这种音乐,穆科马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自我发现的旅程,回到了音乐的源头——埃塞俄比亚的古老大地。这是一封写给音乐的情书,蒂齐塔人的故事是小说的精髓,但书中也不乏对非洲的各个阶层的描写,展现出非洲大地和非洲人民生活的美丽、残酷和希望。

《开放的水面》荣获2021年科斯塔第一本小说奖,入围2021年德斯蒙德·艾略特奖和戈登·伯恩奖长名单;作家尼尔森入围《星期日时报》年度青年作家奖的名单。《开放的水面》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两个年轻英国黑人艺术家——他是摄影师,她是舞蹈家——在伦敦东南部的一家酒吧相遇,他们相爱了,在这个既赞美又拒绝他们的城市中留下艺术的印记。

非虚构类: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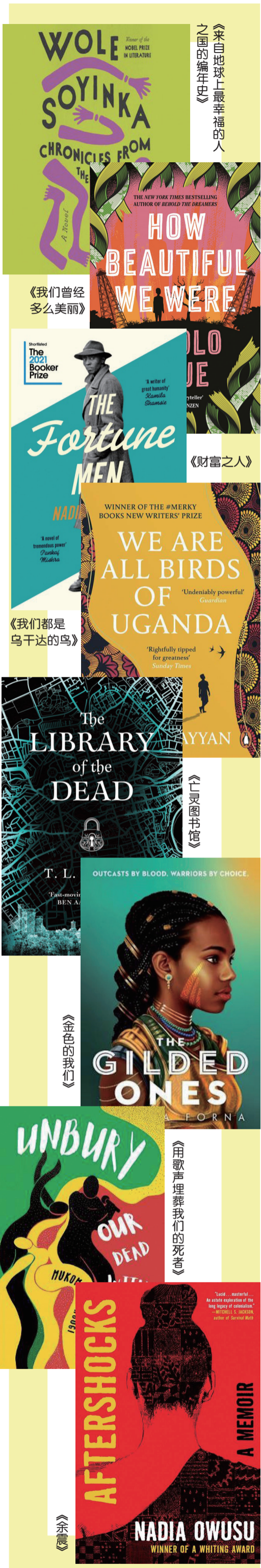
这一年的非洲英语文学也出现了非常不错的非虚构作品,比较出色的是这两部:纳迪亚·奥乌苏(Nadia Owusu, 1982—)的回忆录《余震》(Aftershocks, 2021)和奇玛曼达·恩戈·阿迪契的回忆录《悲伤笔记》(Notes on Grief, 2021),前者记录的是一个小女孩在多重文化和创伤之下对自我身份的探寻和确定;后者处理的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家人的失去对个体意味着什么。

纳迪亚·奥乌苏是2019年怀特奖的获得者,《余震》是她的第一本书。在《余震》中,纳迪亚·奥乌苏讲述了她小时候的故事。奥乌苏的童年经历颇为坎坷,她出生在坦桑尼亚,与父亲(联合国加纳官员)一起在欧洲和非洲长大。两岁时遭母亲遗弃,13岁时心爱的父亲去世,成为了孤儿。她的生活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和成长:罗马、亚的斯亚贝巴、坎帕拉、达累斯萨拉姆、库马西和伦敦,最后来到了纽约。一个遍体鳞伤的女孩,没有父母,没有国籍,未来不确定,渴望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身份,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段抑郁期。地震和其后果的形象在整个叙述中反复出现,生活在文化间隙中的奥乌苏寻求归属,努力寻求自己的身份,并最终回答了什么是家。她的定义很纯粹也很有说服力:“我是由大地、肉体、海洋、血液和骨骼组成的,我属于所有的地方,我渴望所有的人。我是碎片。我是完整的。我是家。”在这部回忆录中,地震是家庭破裂、心理挣扎以及几个世纪的散居和殖民历史的隐喻。

阿迪契是全球知名的畅销小说家,这部回忆录写于她心爱的父亲在2020年夏天去世之后。当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肆虐,并使阿迪契和家人彼此分离时,她的父亲意外地死于肾衰竭的并发症。阿迪契分享了父亲的逝世如何震撼了她的内心;她探究了人类最普遍的经验之一——悲伤;写到自己今年数百万悲伤的人中的一员;写到悲伤的家庭和文化层面,也写到其中不可避免的孤独和愤怒;她教我们如何聚集我们不同的自我,驾驭仍在肆虐的新冠。阿迪契的回忆录是对悲伤和哀悼的动人的描述,它提醒我们,哀悼的方式没有对错之分,每天庆祝生命就是纪念我们所爱的人的最好方式。

结论

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以来,非洲英语小说经历了从欧洲中心主义话语叙事模式到摸索非洲本土化话语模式到融入和顺应世界主义文学潮流的几个阶段。在以政治经济中的全球化为标志和文学研究中的全球主义范式的当代背景下,非洲年轻一代的作家,无论是居于本土还是住在海外,都接受了相对更好的教育,能够跳脱欧洲中心主义叙事方式和坚守民族、抵抗西方的本土化叙事模式,从世界文学的视角出发去创作。他们在逐渐成长和成熟,也慢慢走到了非洲英语文学的台前,发出了明亮有力的声音。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愈加多元丰富的非洲英语文学会在世界文学的大潮中焕发出未来无限的可能性。



书讯

近期,2020布克奖大奖作品《舒吉·贝恩》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舒吉·贝恩》写下了一个孩子对母亲最温暖的告白,刻画了一个少年不屈的成长。妈妈是舒吉的全世界,是他最沉重的负担,也是他最明亮的星星。这是一个孩子对妈妈最动情的告白与呵护。我们以为孩子还小,但在爱妈妈这件事上,他比谁都懂。在这个父亲缺席、母亲酗酒、哥哥姐姐相继离开家庭里,舒吉有千万条自暴自弃的理由,但他却选择了坚持。在生命的微光中,以爱生出力量。这部小说以母亲的悲剧映照一代女性的人生困境。

布克奖评委会这样评价这部作品:我们被这本处女作深深折

《舒吉·贝恩》中文版面世

服,它对酗酒、爱的描述私密、动情、扣人心弦。《舒吉·贝恩》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英国过去历史中处于边缘的赤贫社会,悲伤而又近乎充满希望地关照了家的意义,以及欲望的破坏力。

道格拉斯·斯图尔特(Douglas Stuart)是苏格兰作家、服装设计。1976年生于英国格拉斯哥市一个工人家庭,16岁时,母亲因饮酒过量而遽然离世。而后,他独自一人搬入寄宿公寓,完成高中学业并进入大学主修纺织设计。他曾作为服装设计师服务于多家品牌,目前专职写作。《舒吉·贝恩》是斯图尔特的处女作,寄托了他对母亲无尽的回忆与爱。这本书他写了10年,曾被拒稿32次,出版后即斩获布克奖。(宋闻)

